

## 撒哈拉以南非洲：谨慎重启经济

2020–2021 年的经济前景相比 4 月预期显著恶化，并且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反映了疲软的外部环境，以及各国采取措施控制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过去几周，疫情在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加速蔓延。

目前预计今年的经济活动将收缩 3.2% 左右，相比 4 月预测的 1.6% 的收缩幅度显著恶化。2021 年的增长率预计将回升到 3.4%，前提是最近几周开始逐步放松限制的做法会继续下去，并且，重要的是，该地区能够避免其他地区出现的相同疫情走势。

在各组国家中，预计旅游依赖型和资源密集型国家的经济增长下滑幅度最大。非资源密集型国家的增长预计将接近停滞。除两个国家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的实际人均收入都将下降，幅度从 0.1% 到 15% 不等。平均而言，相比 2019 年 10 月的预测，该地区的人均收入将下降 7%，接近十年前的水平。

鉴于许多经济体在病毒感染达到峰值之前重新开放了经济，如果医疗卫生体系不堪重负，下行风险可能变为现实。然而，随着全球金融环境放松，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反弹，预计经济下滑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地区性政策应继续侧重于保障公众健康，向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个人和企业提供支持，以及推进经济复苏。

### 近期发展形势

#### 一些国家已开始放松防控措施，尽管新病例仍在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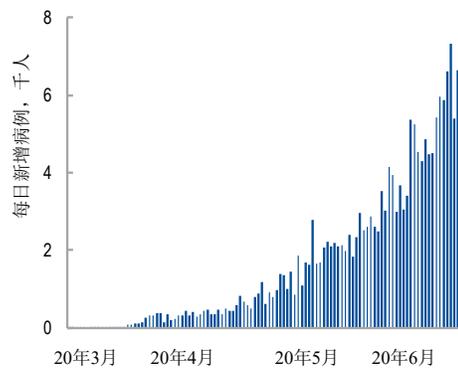
该地区 3 月 15 日出现第 100 个病例后不久，许多国家当局积极实施了严格的防控措施来控制疫情。尽管采取了这些有力的措施，病例数仍达到 25 万，其中超过 60% 出现在加纳、尼日利亚和南非。目前每天新增病例数约为 4000-5000 人，相当于每 2-3 周增加一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 100 万人中有近 130 人感染，感染率目前低于拉丁美洲和欧洲，但高于亚洲。

许多国家（如喀麦隆、毛里求斯、尼日尔、卢旺达、南非）自 4 月底以来已逐步放松限制。然而，一些国家在感染曲线达到峰值之前，出于经济必要性的考虑（包括社会安全网有限）放松了缓解措施。此外，检测能力不足表明，许多现有病例可能未被发现，疫情的真实情况可能被低估（图 1.1-1.2）。

#### 防控措施对经济活动和民众福祉带来不利影响...

高频指标显示，直到 5 月，消费和产出急剧收缩。在南非，4 月的新车销售额仅为去年同月的 2%，5 月上升到去年水平的三分之一。2020 年第一季度，尼日利亚和南非的消费者信心下降到两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

图 1.1 撒哈拉以南非洲：COVID-19 新增病例，2020 年



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COVID-19 冲击的影响尚未充分体现。封锁措施、国内需求减弱以及供应链中断对制造业活动造成影响。经济活动低迷也导致碳排放量减少，二氧化氮（NO<sub>2</sub>，使用化石燃料的车辆和其他工业活动产生的有毒气体）水平在 4 月大幅下降。

实施防控措施后，更多人呆在家里，减少了前往有服务和娱乐设施地区的日常行动，包括在非正式经济部门。谷歌人员流动趋势（跟踪手机用户位置历史）的数据证实，4 月份许多国家的以下活动出现大幅收缩：零售和餐饮（30%），旅游和交通（50%）和工作场所（30%）。然而，防控措施对人员流动的影响不如发达经济体那么显著。

### ...同时，外部环境恶化...

2020 年全球增长率下调约 1.9 个百分点，降至-4.9%，预计 2021 年将回升到 5.4%。全球贸易在 2020 年第一季度下降了 3.5%。石油价格急剧下跌，一些合约的价格在 4 月份一度降到负值，但之后随“欧佩克+”达成减产协议，价格有所回升。贱金属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已下跌。全球旅游业崩溃，旅游流动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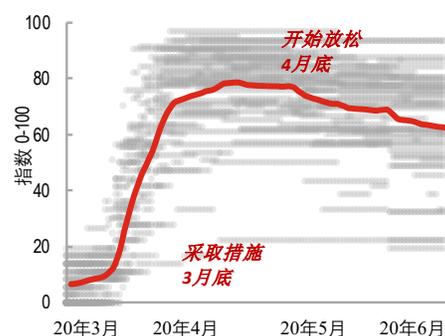
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导致资本从新兴和前沿市场经济体流出，这造成利差急剧扩大，次投资级借款人暂时无法从全球资本市场筹资。危机之前，加蓬和加纳从 1 月至 2 月发行的欧洲债券中筹集了约 40 亿美元。但随后利差平均扩大了 1,000 个基点以上，是 2007-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的两倍（图 1.3）。利差的扩大伴随着资本大量外流，2 月至 5 月的流出额达到近 50 亿美元。资本流出额与 GDP 的比率平均约为 0.5%，其中南非的比率最大，为 1.25%；加纳为 0.5%，科特迪瓦为 0.33%。这迫使地区当局更加依赖官方融资和成本更高的国内融资。尽管 6 月资本有所流入，近几个月利差收窄，但金融环境依然困难。

此外，预计汇款流入将减少 20% 左右。汇款的减少可能对该地区造成显著影响，因为过去几年的汇款超过了外国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资金，成为该地区国外收入的最大来源，2019 年达到 470 亿美元。

### ...即时预测的估计证实了这一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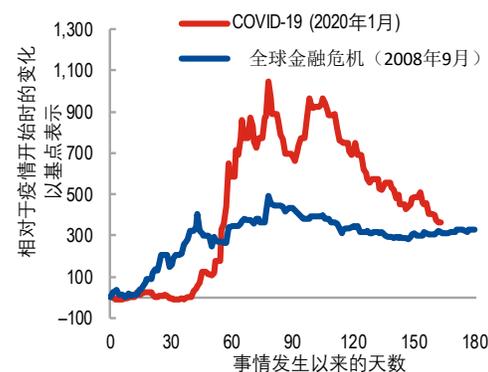
不仅反映了这些因素，对该地区 GDP 的“即时预测”（基于最大经济体的高频指标）也显示，在截至 5 月的三个月中，年同比增长率大幅下降到-0.7%。如果按季度环比计算，在截至 5 月的三个月中，（年化）增长率估计下降到-10.9%，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差增长表现（图 1.4）。

图 1.2 撒哈拉以南非洲：防控措施的严格程度，202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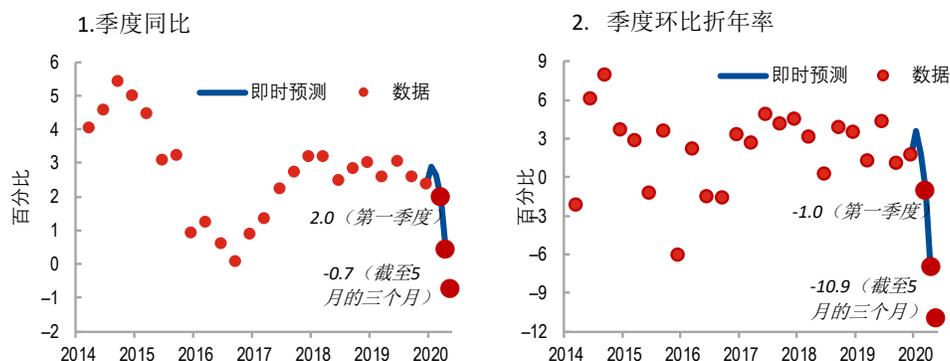
来源：牛津 COVID-19 政府应对措施追踪；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 1.3 撒哈拉以南非洲：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利差



来源：Bloomberg Financial LP；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1.4 撒哈拉以南非洲：实际GDP增长即时预测



来源：Haver Analytic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数据库；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 为应对危机，各国放松了宏观经济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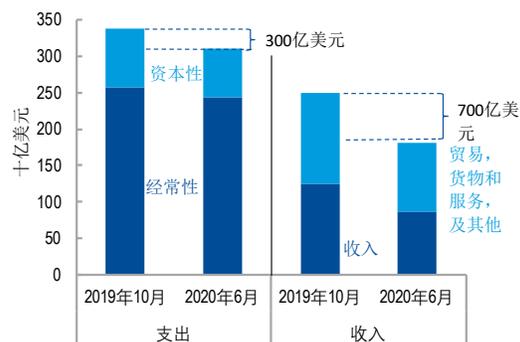
面对这场卫生危机，多数国家当局增加了对医疗卫生和病毒防控措施的资源投入，并通过各种措施向脆弱家庭提供支持。虽然国内收入调动受阻，但已宣布的一揽子财政措施的规模平均达到GDP的3%，其中规模接近GDP 0.75%的措施与增加卫生支出有关。由于金融环境恶化、财政空间消失，许多国家当局通过增加支出缓解危机影响和支持经济的能力受到限制。因此，在医疗卫生支出增加的同时，其他领域的经常性和资本支出被削减。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提供额外政策空间的做法是，暂时停止实施趋同标准，使成员国能够更灵活地采取应对政策。

与2019年相比，财政收入预计平均将减少GDP的2.6%，其中石油出口国和依赖旅游业的国家所受打击尤其严重。按名义值衡量，2020年财政收入将比2019年10月的危机前预测下降约700亿美元。

2020年总体财政支出预计平均将增加GDP的0.9%，但按名义值衡量预计将比2019年10月的预测低300亿美元左右（图1.5）。

结果是，2020年财政赤字预计平均将上升到GDP的7.6%，相比2019年约占GDP 4.4%的平均水平，几乎增加一倍。2020年，石油出口国的平均赤字预计将扩大约2.8个百分点，升至GDP的6.2%，而石油进口国的平均赤字预计将扩大3.3个百分点，升至GDP的8.3%。假设经济增长复苏，应对危机措施如预期那样缩减规模，那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平均赤字在2021年预计将缩小到GDP的5.8%。

图1.5 撒哈拉以南非洲：财政支出和收入，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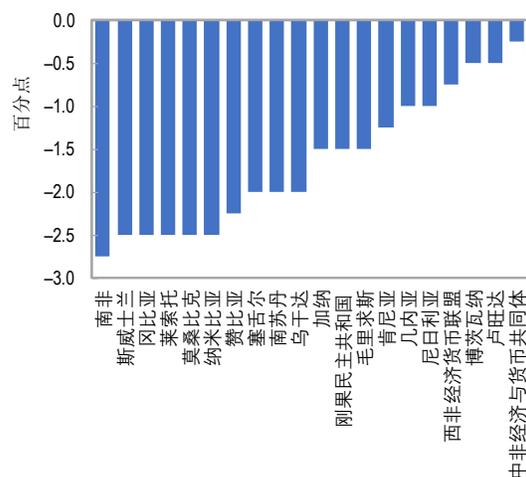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债务水平在 COVID-19 危机之前已经高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地区的 35 个国家（主要是低收入国家）进行债务评估分类，其中有 9 个国家被划为债务困境高风险，7 个国家已经处于债务困境。平均而言，该地区的公共债务水平在疫情爆发前预计将逐步下降，但目前势必出现债务水平全面大幅上升的局面。财政赤字增加、汇率贬值和 GDP 增长率下降预计将使该地区 2020 年债务与 GDP 比率平均上升 7.3 个百分点，升至 GDP 的 64.8%（简单平均）。这将进一步削减债务可持续性指标。随着各国从危机中恢复，债务比率预计将在 2022 年稳定下来，但在未来经济前景以及各国是否有能力将税收收入恢复到之前水平等方面，上述预测都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有可能积累拖欠和或有负债，其中一些将转移到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并增加债务负担。对于一些国家，COVID-19 冲击可能导致其债务不可持续。

货币和审慎政策已放松，以支持经济和金融体系。在具有政策空间的国家，货币当局大幅下调政策利率，一些国家 2019 年底以来的累计下调幅度：南非 275 个基点，纳米比亚 225 个基点，乌干达 200 个基点和加纳 150 个基点（图 1.6）。货币当局还通过一些机制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安哥拉、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的流动性注入规模与 GDP 比率分别为 0.5%、2.4% 和 3%。在一些国家，当局放松了限制，允许汇率作出调整，以缓冲贸易条件和金融冲击（如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的影响。同时，银行当局临时放松了审慎标准（如伯兹瓦纳、佛得角、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并运用监管框架的灵活性，包括在贷款重组操作方面（如坦桑尼亚、乌干达）。一些国家还采用了预算赤字的货币融资（如加纳）。

图 1.6 撒哈拉以南非洲：2020 年 1 月以来的货币政策利率变化



来源：Haver Analytic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

### 虽然面临约束，各国采用本国特有的创新性方式，确保转移支付惠及尽可能多的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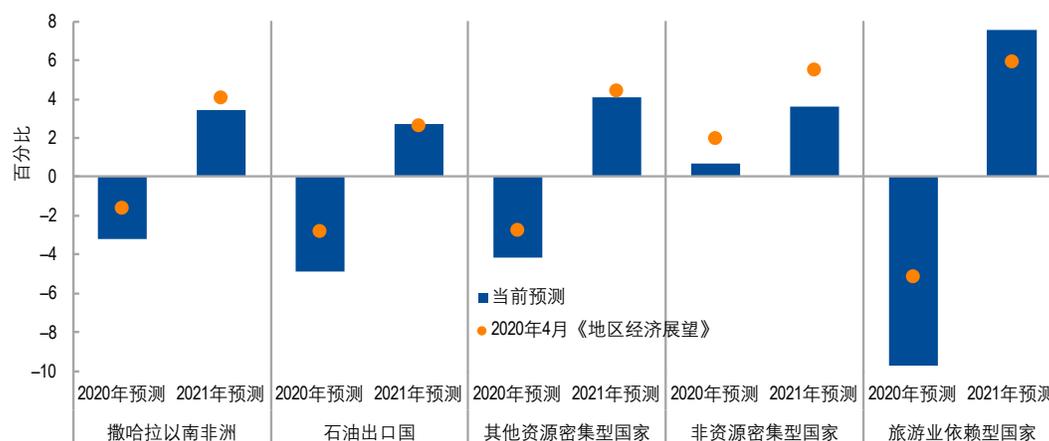
各国通过现金或实物转移向脆弱家庭提供社会援助，以抵消收入损失，防止人力资本流失。其采取的形式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城市生产安全网，或利比里亚的 COVID-19 家庭食品支持计划（COHFSP）。各国在利用现有的基层组织或地方政府网络，识别和支持需要帮助的家庭，例如卢旺达的 Mudu Gudu 或马达加斯加的 Fokontany。多哥利用其选民登记系统，该系统具有集中的数据库，包含身份识别号码以及国籍、住址和就业等信息。在银行账户普及的国家（毛里求斯、纳米比亚），银行账户被用作主要交付系统。一些国家计划使用移动货币进行支付，这种方式既经济，又能满足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贝宁、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纳米比亚、多哥、津巴布韦）。南非临时增加了 6 个月的现有社会补助金，增加了食品分配，并为处于社会困境的失业工人设立了一项新的 6 个月补助金。该地区一半的国家在使用多种方案，例如，马达加斯加正在计划提供实物支持、现金转移支付、补贴基本品商店并为水电气账单的支付提供支持。

## 经济前景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在 2020 年经历深度经济衰退，2021 年逐步复苏

**2020 年的经济增长。**该地区的经济预计 2020 年将收缩 3.2%，比 4 月预测的收缩程度高 1.6 个百分点（表 1）。与 2020 年 4 月的预测相比，在 45 个国家中，有 37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按名义值衡量，该地区 2020 年的 GDP 将比 2019 年 10 月的预测低 2430 亿美元。增长预测下调幅度最大的是科摩罗和毛里求斯等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平均下调幅度接近 5 个百分点）。石油出口国的增长预测平均下调了 2 个百分点，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国下调了 1.5 个百分点。对于经济多元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体（如科特迪瓦、卢旺达、塞内加尔、乌干达），增长预测下调了约 1.5 个百分点，但预计 2020 年仍将保持正增长（图 1.7）。

图1.7 撒哈拉以南非洲：实际GDP增长预测，2020–2021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2021 年的经济增长。**在疫情逐步消退、2020 年下半年封锁措施进一步放松的假设下，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仅将缓慢复苏。2021 年地区增长率预计为 3.4%，比 2020 年 4 月的预测低 0.6 个百分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2021 年的复苏力度预计弱于世界经济的预期增长，因为该地区为促进复苏而实施的一揽子政策的规模显著小于发达经济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实施的政策规模。在该地区几个经济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安哥拉、尼日利亚、南非），实际 GDP 预计到 2023 年或 2024 年才能回到危机前的水平。

大型经济体的前景：

- 在南非，最严格的第五阶段封锁措施延长到 4 月底，并在 5 月和 6 日逐步放松，同时政策措施提供一定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预计 2020 年经济活动将收缩 8.0%（比 4 月《地区经济展望》预测的收缩幅度高 2.2 个百分点）随着当局在实施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公共债务方面取得进展，商业活动和信心将得到改善，预计 2021 年经济增长率将回升 3.5%。
- 尼日利亚受到石油价格暴跌、石油生产配额下降和经济活动下滑的严重冲击，2020 年经济收缩幅度预计将加深到 5.4%（比 4 月《地区经济展望》预测的收缩幅度高 2.0 个百分点）。随着石油价格上涨、产量增加，预计 2021 年增长率将回升到 2.6%。

- 安哥拉的经济活动预计将连续五年下滑，2020年GDP将下降4.0%（比4月《地区经济展望》的预测恶化2.6个百分点），原因是石油产量和价格下降、信贷条件收紧和国内商业活动减弱。石油价格回升和政策支持措施将促使2021年经济增长加快到3.2%。
- 埃塞俄比亚2020财年的增长率预计为1.9%，比4月《地区经济展望》的预测低1.3个百分点。由于封锁措施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比预期更大，2021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完全停滞。

### 危机的影响将抹去近十年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

该地区2020年实际人均GDP预计将收缩5.4%，2021年将恢复增长1.1%。相比2019年10月COVID-19疫情爆发之前预测的水平，人均GDP将低7个百分点，几乎回到2010年的水平（图1.8）。

**贫困和不平等。** COVID-19疫情可能导致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袭以来全球贫困人口首次增加。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疫情可能导致2020年极度贫困人口增加约2600万，如果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变为现实，这一数字可高达3900万。同时，由于封锁措施对非正式部门的工人和服务部门的中小企业影响尤其大，收入不平等问题将加剧。例如，在肯尼亚，参与调查的几乎所有家庭都表示其收入下降，其中约一半的家庭表示他们“减少了做饭次数”并“改变了饮食习惯”。乌干达，约一半的家庭表示，即使隔离一天，他们也无法维持现有生活方式，这反映出很多人在非正式部门从事仅够糊口的工作。

### 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前景面临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防控措施的放松可能导致感染病例加速，对卫生体系和人口造成潜在破坏性影响。即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避免采取新的封锁措施，全球增长减缓也可能通过贸易和金融联系对该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并且金融市场波动可能加剧压力。此外，国际旅游业的持续下滑可能拖累服务依赖型经济体的复苏。

然而，由于该地区的人口更为年轻、分布更为分散，COVID-19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少于世界其他地区，这可能有助于该地区渡过这场疫情，尽管这一结论并不明确。同时，发达经济体实施的大规模政策刺激在降低市场风险溢价、缩小主权债务利差和恢复发展中经济体资金流入方面所起的作用可能比当前预期的更快显现效果。不过，金融状况与经济基本面之间的脱节引起了金融状况突然收紧的风险，从而对前沿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和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COVID-19疫情爆发时，该地区已经面临安全和环境方面的挑战，疫情可能导致一些国家的食品不安全问题恶化并加剧不平等。即使封锁措施没有设想的那么严格，疫情也可能使工人无法实地工作，使城市里依赖非正式服务工作的家庭面临饥饿风险，也会导致教育进展放慢，因为无法利用远程学习渠道的学生会丧失宝贵的学习机会。地区和全球贸易受到的干扰可能阻碍食品或关键投入品（如种子和肥料）的进口。东部

图1.8 实际人均GDP, 2000-2020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非洲（包括埃塞俄比、肯尼亚、南苏丹和乌干达）的严重蝗灾、一些地方的干旱以及萨赫勒地区的安全挑战加剧了上述风险。

## 未来的政策重点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面临比富裕国家更为严峻的政策选择。**低收入国家在能够提供大规模的政策支持、能够多快重新开放经济方面，面临以下问题：

- **不对称性。**虽然必须采取国内防控措施来控制感染和挽救生命，但这些措施对最贫穷人口带来了过高的成本，他们的生计被破坏，贫困和食品不安全问题加剧。
- **可负担性。**相比发达经济体和大型新兴市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维持长期封锁和支持经济的财政空间有限。在这场危机爆发时，这些经济体的债务已经高于十年前的水平。这限制了它们应对危机的能力，因为相比其他新兴市场或发达经济体，它们能够采取的一揽子政策的规模要小得多。
- **非同步性。**相对于其他经济体（无论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重启经济的时机选择对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在卫生危机得以解决之前重新开放经济，那么该地区可能因持续的旅行和贸易限制（如旅行禁令和非关税壁垒）而被隔绝。这意味着，由于持续面临不利的外部需求冲击，重新开放经济的好处只能部分实现。

**应对政策将因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受到限制，但优先任务仍是保护健康和生命。**感染率继续上升的国家仍应维持卫生支出（包括个人防护设备），以确保公共卫生体系不会负担过重。

**随着经济开始复苏，各国应从全面的财政支持转向更可负担的、有针对性的政策。**这些政策应面向最贫困家庭和受卫生危机影响最大的部门。非正式经济规模较大已经给各国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更广泛政策支持带来严峻挑战。如果融资条件进一步恶化，需要将更多资源投入公共卫生领域，那么提供这种政策支持将变得更加困难。具有负担能力的国家（财政空间更大的国家）可以向某些经济活动提供支持，例如，支持那些能对经济其他部门产生显著溢出效应的部门，这有助于促进萌生中的经济复苏，同时限制债务累积。

**通胀依旧低迷的国家应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可能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应继续向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确保及时处理所有支付交易和结算、存款提取和汇款转账业务。应允许银行利用宏观审慎框架提供的资本缓冲和灵活性来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并对贷款组合进行重组。对于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汇率灵活性有助于缓解外部冲击，而适当提用储备以平滑无序调整的做法可以减轻外汇错配可能带来的金融影响。

**一旦危机消退，各国应恢复与债务可持续性相一致的财政头寸，并继续实施结构性改革。**然而，在取消紧急财政措施时必须谨慎，确保不会损害经济活动和财政收入的恢复。即便卫生危机消退，各国政府也将面临新的权衡取舍因素，因为国内收入调动受到破坏，全球经济前景总体不确定，这可能抑制外部需求并继续阻碍重要出口收入和投资资金的流入。因此，增加收入和调整支出（包括补贴）的措施最终有助于为教育和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数字化）的公共投资创造空间，这些领域的投资能够促进有利于环境和就业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此外，当局应重新侧重于一项战略性改革议程，促进更快、更可持续、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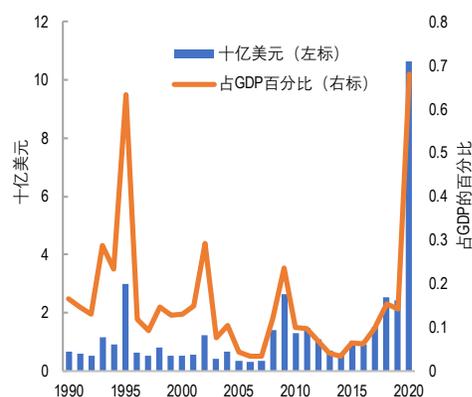
## 国际援助

国际金融机构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了亟需的援助。3月2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呼吁二十国集团国家向最贫穷国家提供债务减免。3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改了控灾减灾信托（CCRT），向受 COVID-19 疫情影响的最贫穷和最脆弱的成员国立即提供债务减免。截至6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了对28个国家（其中21个国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债务减免，最初的减免期为六个月（10月13日结束），最多可延长到两年，前提是控灾减灾信托具有足够的资金。

4月15日，二十国集团宣布了暂停偿债倡议（DSSI），允许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多数在非洲）暂停偿还2020年5月至12月这八个月内到期的高达140亿美元的债务。面临债务可持续性挑战的国家应与官方和私人部门债权人就偿债支付重组积极开展谈判。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还应探索所有可以利用的国际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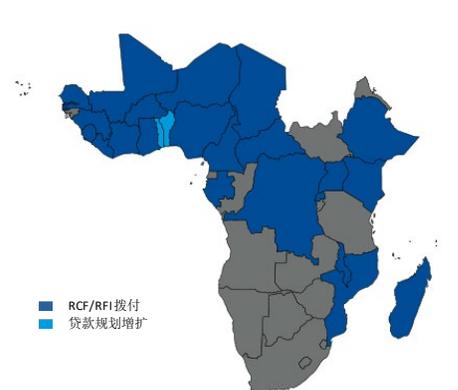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其紧急贷款限额扩大了一倍。快速信贷（RCF）和快速融资工具（RFI）的限额暂时提高了一倍，从每年相当于一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50%提高到100%，这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满足约1000亿美元的预期全球融资需求。截至6月中旬，29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通过这些紧急贷款或现有规划安排下的贷款增扩，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总额约101亿美元的资金拨付（图1.09-1.10）。<sup>1</sup>

图1.9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拨付，1990-2020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务数据。  
注释：2020年数据截至2020年6月24日。

图1.10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COVID-19疫情提供的援助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尽管如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亟需更多的国际支持，以克服这场危机并恢复可持续增长。非洲各国仅2020年这一年的融资需求就超过1100亿美元，其中440亿美元尚待融资。

国际和地区合作有助于促进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放宽人员流动限制。维持统一的卫生标准以及病毒检测和追踪方法，应该能够为重新开放国际旅行和旅游铺平道路。必须确保取消基本医疗供应品的贸易限制，共享疫情信息，并向卫生能力有限的国家提供更多技术支持，包括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支持。当针对 COVID-19 的疫苗、药品或疗法最终研制出来后，应像中国承诺的那样，将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给贫穷国家。

<sup>1</sup> <https://www.imf.org/en/Topics/imf-and-covid19/COVID-Lending-Tracker#AFR>

**表 1. 实际GDP和实际人均GDP增长  
(百分比)**

	实际GDP增长						实际人均GDP增长					
	预测				与2020年4月预测的差异		预测				与2020年4月预测的差异	
	2018	2019	2020	2021	2020	2021	2018	2019	2020	2021	2020	2021
安哥拉	-1.2	-0.9	-4.0	3.2	-2.6	0.5	-4.2	-3.8	-6.8	0.2	-2.6	0.5
贝宁	6.7	6.9	2.2	6.0	-2.3	0.1	3.8	3.9	-0.6	3.1	-2.2	0.1
博茨瓦纳	4.5	3.0	-9.6	8.6	-4.2	1.9	2.6	1.1	-11.2	6.7	-4.1	1.8
布基纳法索	6.8	5.7	0.9	4.7	-1.1	-1.1	3.8	2.7	-1.9	1.7	-1.1	-1.1
布隆迪	1.6	1.8	-5.5	4.2	0.0	0.0	-1.3	-1.2	-8.3	1.2	0.0	0.0
佛得角	4.5	5.7	-5.5	5.0	-1.5	-0.5	5.0	4.4	-6.7	3.8	-1.5	-0.5
喀麦隆	4.1	3.7	-3.5	3.3	-2.3	-0.7	1.5	1.2	-5.9	0.8	-2.3	-0.7
中非共和国	3.8	3.0	-1.0	3.0	-2.0	-1.0	2.3	1.3	-2.7	1.1	-2.0	-1.0
乍得	2.3	3.0	-0.8	6.2	-0.7	0.1	-0.7	-0.1	-3.7	3.1	-0.7	0.1
科摩罗	3.6	1.9	-6.0	2.7	-4.9	-0.4	0.9	-0.8	-8.5	0.0	-4.8	-0.4
刚果民主共和国	5.8	4.4	-2.2	3.5	0.0	0.0	2.7	1.3	-5.1	0.5	0.0	0.0
刚果共和国	-6.4	-0.6	-8.6	-1.1	-6.3	-4.5	-8.7	-3.0	-10.8	-3.5	-6.2	-4.4
科特迪瓦	6.8	6.9	1.8	6.2	-0.9	-2.5	4.1	4.2	-0.8	3.5	-0.9	-2.4
赤道几内亚	-5.8	-6.1	-8.1	2.5	-2.7	0.3	-9.1	-9.3	-11.2	-0.7	-2.6	0.3
厄立特里亚	13.0	3.8	-0.6	5.7	-0.7	-0.1	11.7	2.5	-2.0	4.1	-0.4	0.1
斯威士兰	2.4	1.1	-3.5	1.4	-2.5	-0.4	1.3	0.2	-4.5	0.3	-2.5	-0.4
埃塞俄比亚 <sup>1</sup>	7.7	9.0	1.9	0.0	-1.3	-4.4	6.0	6.2	0.3	-1.6	-1.3	-4.3
加蓬	1.0	3.8	-0.9	2.1	0.3	-1.4	-0.4	2.4	-2.2	0.8	0.3	-1.4
冈比亚	7.0	6.2	-1.5	7.0	-4.0	0.5	3.9	3.1	-4.4	3.9	-3.9	0.5
加纳	6.3	6.1	1.5	5.9	0.0	0.0	4.1	4.0	-0.5	4.2	0.0	0.0
几内亚	6.2	5.6	1.4	6.6	-1.5	-1.0	3.6	3.1	-1.0	4.0	-1.4	-0.9
几内亚比绍	3.4	4.5	-1.9	4.0	-0.4	1.0	1.1	2.3	-4.0	1.8	-0.4	1.0
肯尼亚	6.3	5.4	-0.3	4.0	-1.3	-2.1	3.8	2.9	-2.5	1.7	-0.8	-1.6
莱索托	0.4	0.9	-4.5	3.5	0.7	-1.6	-0.3	0.3	-5.2	2.3	0.7	-1.6
利比里亚	1.2	-2.5	-2.5	4.0	0.0	0.0	-1.3	-4.9	-4.9	1.5	0.0	0.0
马达加斯加	4.6	4.8	-1.0	4.2	-1.4	-0.8	1.9	2.1	-3.5	1.6	-1.4	-0.8
马拉维	3.2	4.5	1.0	2.5	0.0	0.0	0.3	1.6	-1.8	-0.4	0.0	0.0
马里	5.2	5.1	0.0	5.5	-1.5	1.4	2.1	2.0	-2.9	2.4	-1.4	1.3
毛里求斯	3.8	3.5	-12.2	8.9	-5.4	3.0	3.7	3.4	-12.2	8.9	-5.4	3.0
莫桑比克	3.4	2.2	1.4	4.2	-0.8	-0.5	0.7	-0.5	-1.3	1.5	-0.8	-0.5
纳米比亚	0.7	-1.1	-6.0	3.6	-3.5	0.4	-1.2	-3.0	-7.8	1.6	-3.5	0.4
尼日尔	7.0	5.5	0.5	6.9	-0.4	-1.2	3.0	1.6	-3.2	3.0	-0.4	-1.2
尼日利亚	1.9	2.2	-5.4	2.6	-2.0	0.3	-0.7	-0.4	-7.8	0.1	-1.9	0.3
卢旺达	8.6	9.4	2.0	6.3	-1.5	-0.3	5.9	6.8	-0.1	3.9	-1.3	-0.3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3.0	1.3	-6.5	3.0	-0.5	-2.5	0.6	-0.6	-8.6	0.7	-0.5	-2.4
塞内加尔	6.4	5.3	1.3	4.0	-1.7	-1.5	3.4	2.4	-1.5	1.1	-1.6	-1.5
塞舌尔	3.8	3.9	-13.8	4.2	-2.9	-3.9	2.6	2.9	-14.5	3.3	-2.9	-3.8
塞拉利昂	3.5	5.1	-3.1	2.7	-0.8	-1.3	1.3	2.9	-5.1	0.6	-0.8	-1.3
南非	0.8	0.2	-8.0	3.5	-2.2	-0.5	-0.7	-1.3	-9.4	1.9	-2.2	-0.5
南苏丹	-1.1	11.3	4.7	-1.0	-0.2	-4.2	-4.1	7.9	1.6	-4.0	-0.2	-4.1
坦桑尼亚	7.0	6.3	1.9	3.6	-0.1	-0.9	3.8	3.2	-1.0	0.6	-0.1	-0.9
多哥	4.9	5.3	1.0	4.0	0.0	0.0	2.3	2.7	-1.5	1.4	0.0	0.0
乌干达	6.3	4.5	1.8	2.6	-1.7	-1.6	3.2	1.9	-1.6	-0.4	-1.6	-1.6
赞比亚	4.0	1.5	-5.1	0.6	-1.6	-1.8	0.9	-1.5	-7.9	-2.4	-1.5	-1.7
津巴布韦 <sup>2</sup>	3.5	-6.5	-10.4	4.2	-3.0	1.6	2.0	-8.2	-12.1	2.1	-2.9	1.6
<b>撒哈拉以南非洲</b>	<b>3.2</b>	<b>3.1</b>	<b>-3.2</b>	<b>3.4</b>	<b>-1.6</b>	<b>-0.6</b>	<b>0.9</b>	<b>0.7</b>	<b>-5.4</b>	<b>1.1</b>	<b>-1.6</b>	<b>-0.6</b>
中位数	3.8	3.9	-1.5	4.0	-1.5	-0.5	2.0	1.9	-4.0	1.5	-1.4	-0.5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4.8	4.5	-0.6	3.8	-1.3	-1.1	2.2	1.9	-3.1	1.3	-1.3	-1.0
<b>石油出口国</b>	<b>1.3</b>	<b>1.9</b>	<b>-4.9</b>	<b>2.7</b>	<b>-2.1</b>	<b>0.1</b>	<b>-1.3</b>	<b>-0.7</b>	<b>-7.3</b>	<b>0.1</b>	<b>-2.0</b>	<b>0.0</b>
不包括尼日利亚	-0.2	1.1	-3.4	2.9	-2.2	-0.5	-3.0	-1.6	-6.0	0.1	-2.1	-0.5
<b>石油进口国</b>	<b>4.4</b>	<b>3.8</b>	<b>-2.2</b>	<b>3.9</b>	<b>-1.4</b>	<b>-1.0</b>	<b>2.2</b>	<b>1.6</b>	<b>-4.3</b>	<b>1.7</b>	<b>-1.4</b>	<b>-1.0</b>
不包括南非	6.0	5.3	0.0	4.0	-1.1	-1.2	3.5	2.7	-2.4	1.6	-1.1	-1.2
<b>中等收入国家</b>	<b>2.3</b>	<b>2.2</b>	<b>-4.7</b>	<b>3.5</b>	<b>-1.9</b>	<b>-0.4</b>	<b>0.0</b>	<b>-0.1</b>	<b>-6.8</b>	<b>1.3</b>	<b>-1.8</b>	<b>-0.3</b>
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3.6	3.5	-1.9	4.3	-1.6	-0.8	1.2	1.1	-4.2	2.0	-1.5	-0.7
<b>低收入国家</b>	<b>6.0</b>	<b>5.7</b>	<b>0.7</b>	<b>3.3</b>	<b>-1.0</b>	<b>-1.4</b>	<b>3.3</b>	<b>2.8</b>	<b>-1.9</b>	<b>0.7</b>	<b>-1.0</b>	<b>-1.4</b>
不包括处于脆弱状态的低收入国家	6.7	6.6	1.5	2.9	-1.1	-1.9	4.1	3.7	-1.0	0.4	-1.0	-1.9
<b>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b>	<b>4.5</b>	<b>4.3</b>	<b>-0.8</b>	<b>4.6</b>	<b>-1.1</b>	<b>-1.0</b>	<b>1.8</b>	<b>1.6</b>	<b>-3.4</b>	<b>1.9</b>	<b>-1.1</b>	<b>-1.0</b>
CFA法郎区	4.4	4.6	-0.4	4.7	-1.5	-1.2	1.6	1.8	-3.1	1.9	-1.4	-1.1
CEMAC	0.8	1.9	-3.7	3.0	-2.1	-1.0	-1.7	-0.5	-6.0	0.5	-2.0	-1.0
WAEMU	6.4	6.1	1.3	5.6	-1.2	-1.3	3.5	3.2	-1.5	2.6	-1.1	-1.2
COMESA (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员)	6.0	5.2	-0.8	2.7	-1.4	-1.9	3.7	2.6	-3.0	0.4	-1.3	-1.7
EAC-5	6.6	5.7	1.0	3.7	-0.9	-1.4	3.7	2.9	-1.7	1.0	-0.8	-1.2
ECOWAS	3.4	3.6	-2.9	3.8	-1.5	-0.2	0.8	0.9	-5.4	1.2	-1.5	-0.2
SACU	1.0	0.3	-7.9	3.7	-2.3	-0.4	-0.5	-1.2	-9.3	2.1	-2.3	-0.4
SADC	2.1	1.3	-5.3	3.6	-1.9	-0.3	0.0	-0.8	-7.2	1.5	-1.8	-0.3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释：各组国家实际GDP增长率的合成数是单个国家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权重是一国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在本组国家总GDP中所占比例。

<sup>1</sup> 财年数据。

<sup>2</sup> 2019年，津巴布韦当局采用了RTGS元，后来改称津巴布韦元，目前正在按新货币调整国民账户数据。目前的数据可能会修正。津巴布韦元之前在2009年停止流通，2009-2019年，津巴布韦采用多重货币制度，美元为记账单位。